

樂善堂全集

孫子孫永保  
雲煙家  
藏書記

和16  
231  
8



和16門  
號231  
卷3

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之一

論

立身以至誠為本論

夫誠者萬物之原萬事之本天所賦物所受  
之正理也故在天則為乾元坤元而萬物資  
始資生在人則為能盡其性參天地而贊化  
育然人咸具是理而鮮能全之故曰蔽於私  
溺於習而天理幾乎失矣聖人者出作君作  
師修道以立教教人由誠之之道以馴致至



誠之域故曰立身以至誠為本豈非實理本於生初在人之自勉乎蓋至誠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既能擇善又能固執則可進於誠矣而身立矣夫立身不外於言行而言行不可以外飾言必期於有物則言可為天下法矣行必期於有恒則行可為天下則矣誠故也立身必先於忠孝而忠孝不可以偽為視無形而聽無聲則養志承歡可云無忝矣公忘私而國忘家則盡忠補過可稱匪懈矣誠故也其要在克己己不克則私欲潛滋何以能誠其功又在慎獨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先儒有言曰學始於不欺暗室良以獨不慎則發念行事終為小人之歸耳然則克己慎獨者求誠之切務也歷觀古來聖有安勉而皆本於誠書曰欽明文思安安堯之至誠無間也又曰元德升聞舜之至誠上達也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丹書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此湯

武之勉而誠也勉而誠與至誠無異堯舜湯  
武莫不稱之為大聖故曰及其成功一也然  
則欲誠其身當擇善固執克己慎獨以馴致  
於至聖之域以之參天地贊化育不難矣

讀書以明理為先論

天地之間萬事萬物莫不有理理者天之經  
地之義民之行也是故日月星辰之朔望躔  
度陰陽寒暑四時之推遷往來皆天之氣也  
而有乾健於穆不已之理主宰乎其中山川

河嶽百穀草木之麗乎地以生者亦莫不賴  
坤元載厚之理以為之根柢人性之仁義禮  
智賦乎天之正理也因之而見為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情及變化云為萬有不齊之事  
由是觀之天下事物孰有外於理哉故聖人  
之教人講學亦曰明理而已矣蓋理者道也  
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  
而賴學者講習討論之功以明之六經之書  
言理之至要也學者用力乎明理之功以觀

六經則思過半矣所謂明理者明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所當然者父子當親君臣當義夫婦當別長幼當序朋友當信之謂也所以然者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忠夫之所以率婦之所以從長之所以愛幼之所以恭朋友之所以責善輔仁之謂也知其所當然然後信之篤而不誤於歧趨知其所以然然後喻之深而不能以自已至於一事一物亦莫不明其表裏精粗與

夫善惡是非之宜夫如是然後理明而有所持循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為先中庸擇善之目必在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先儒講論亦必以講明為踐履之本先聖後聖豈有二道哉雖然明理要矣而既明之後則又在於行之之功苟或知有餘而行之不足則雖精義入神亦無當實用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故致知與力行相須為用而致知則在所當先何以言之知都會之壯

縣而欲往觀之必先悉其所由之路而後行焉悉其所由之路是明理也身往由之是力行也苟不知之悉而往行之則有失徑迷途之譏為學之功亦於是蓋知仁為萬善之本必不逞私欲而為利己害人之事矣知義為萬事之宜必不自昧其羞惡之良而為偷安苟合之事矣此講學之必以明理為先也故書之稱堯曰欽明稱舜曰文明堯舜天下之大聖也而其所以成大聖者則以明為本焉彼不務明理而徒以記誦詞章自耀者是猶舍璞玉而貴碲碲而彼不知而冥行者是猶去燭而夜行均為惑之甚矣

雍正七年

皇父駕臨上書房

親灑宸翰

恩賜御聯題曰立身以至誠為本讀書以明理為先余兄弟盟手祇領謹懸座右爰以寶訓著論二首庚戌之秋手錄文鈔即以此

弁冕全集非敢云闡揚  
聖教特以紀過  
庭慈誨並誌書紳微悃爾

休休有容論

蓋嘗讀秦誓至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未  
嘗不喟然嘆興曰懿哉賢人之為國寶而容  
賢者之利人國家至深且遠也可以為千古  
相臣之法矣古大臣之相天子也其容人有  
包荒之量其任道有馮河之勇果賢也不遺

於遐也果不賢也不昵於朋也是其休休之  
心根於中休休之色見於外賢人爭為之用  
爭為之用即爭為國用也豈樹黨立朋者所  
可假託哉彼小人者冒嫉為心懷私脩怨所  
致者奸人附勢者也所斥者直士抗言者也  
其訑訑之象見於顏面是以賢人遠去君子  
道消而國亦隨以衰微三代以下稱賢相者  
漢有蕭曹唐有房杜蕭何薦韓信以成王業  
曹參禮蓋公而民歌清靜新唐書贊房杜謂

帝定天下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爭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將兵而房杜濟以文夫蕭曹房杜非前古大臣之比就其所以稱賢則皆以有休休之量也李林甫盧杞韓侂胄賈似道之徒妬賢嫉能固小人之尤矣即以李德裕之忠直未免有朋黨之失王安石之才學終有不容人之譏此容賢樂善之所以難也此秦誓所稱休休有容曾子特表而出之於大學之卒章以為萬世大臣之標準歟

信而後諫論

詩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仲山甫之補衮職也柔嘉唯則天子是若蓋其誠信素達於人君而人君鑒其誠諒其忠故諫無不從言無不聽雖宣王聽言之美亦山甫取信有素也故子夏曰君子信而後諫可謂知進言之道矣蓋君臣一德上下志通然後可繼都俞吁咈之盛而致治於熙皞故人君聽言之道固不可懈而為臣者亦當思所以善進



其言之道焉夫人臣諫君非可易嘗也必能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職業修於莅官之後忠  
誠達於未定之前然後法語不傷於猛異語  
不嫌於諛是故為人臣者必無愬而不諫之  
理但當素盡其誠使人君信之而已若素無  
忠誠之心則雖激於一時犯顏強諫而於國  
事終無濟也雖然信而後諫理也若事至於  
危急一日不言則民受一日之害一日不言  
則天下之害甚於一日斯亦可以待其信而  
不言乎故魏徵之與太宗信而諫者也陸贄  
之與德宗不必待其信而諫者也而後之人  
均是之者以贄雖不能信於德宗而其忠誠  
天下後世自信之也

寬則得衆論

昔周公繫秦之九二首言包荒解之者曰聖  
賢之心無棄物堯舜之道欲並生非包荒則  
不足以體天地之心而盡君師之道也夫子  
歷論堯舜禹湯武王授受之命而繼之曰寬

則得衆蓋自古帝王受命保邦遐邇嚮風薰  
德沐義非仁無以得其心而非寬無以安其  
身二者名雖二而理則一也故至察無徒以  
義責人則難為人惟寬然後能並育兼容衆  
皆有所託命易貴包荒職此之故耳蓋寬者  
仁之用也仁者元之德也元者善之長也以  
是而推之則所以位天地贊化育者皆在是  
也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  
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

何則寬以容之故也誠能寬以待物包荒納  
垢宥人細故成已大德則人亦感其恩而心  
悅誠服矣苟為不然以褊急為念以刻薄為  
務則雖勤於為治如始皇之程石觀書隋文  
之躬親吏職亦何益哉孔子舉寬信敏公以  
明歷聖之道而以寬為首聖人教人之意其  
深切而著明矣乎

修道之謂教論

道之大原出於天稟乎天之命以為性而因

乎性之良能以為道故率性之謂道實天地自然之理也然性無不善感於物而動則有欲欲日以引而道或有所不行上天眷命作之君師使有以節民之情而復性之善以行其道故曰修道之謂教非道之外別有所謂教也蓋人稟五行二氣之靈首萬物而具五性仁義禮智之德忠信孝弟之行皆備於我然聖者能之而賢不肖則有過不及之差焉古昔聖王之治民也漸之以仁摩之以義節

之以禮和之以樂薰陶涵養使德日進而道自修自十五入學迪以性之所固有老而靡他焉故仁讓之風周於十室而人民惇厚後世莫及蓋教之以孝友睦婣任卹之行而仁道行矣分貴賤定上下明賞罰辨等威而義之為教行矣鄉飲社會以及冠婚喪祭莫不有禮而禮之為教行矣師友以解其惑學校以導其趨而智之為教明矣立此四教而使民日就月將無詭異之習詐偽之萌而信之

為教得矣故君師之責修而道乃不虛三代以下致治之盛如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宋之仁宗皆朝乾夕惕勤勞匪懈然不圖其本而務其末徒有惠愛之政而無教養之實方之漢唐則令主比之三代則庸君此無他教不能行則道無由明於天下也夫天無不賦以性之人則天下無不能率道之人人君果能明德以新民修道以立教則朝行而暮效矣何難之有哉而昏庸之君自謂不能而不行

英明之君自謂已能而不屑此三代之治不可以一日復而民之固有之道不可以一日明也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因民之善以立教即因我之教以復性而古先王所為牖世而覺民者在是矣其於復三代之治乎何有

敬以直內論

人之一心至虛至靈具衆理而應萬事備五常而制百行蓋人所得於天以至乎吾之一

身應乎天下之事者未有大於此者也然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衆欲攻之舊習錮之故雜慮紛紛而不能復完其至虛至靈矣惟當主一無適以全其無妄之體則吾心之虛靈不昧者庶幾復存夫子贊易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者又一心之根本聖賢之學無非欲人存此心而所以存之之要亦不過教人主敬敬者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苟存心不以敬則無以澄其源又何以制其流由是而致知必不能默會乎事理之當然由是而力行必不能篤實返躬以還其性之本然是故文王小心翼翼而孔子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深知敬乃徹上徹下之聖功偶離於敬便非聖人之學也學者當存已之心齊莊中正勿使有一毫之虛妄惰弛終日乾乾閑邪存誠則所謂敬者卓然在我本心存存不放於外而萬事萬物之理可隨時而照察矣

上下交而其志同論

夫天下安寧治登上理必賴明良一德咨謀啓沃然後上下一心庶績允凝而萬方順則也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可以覘治世之氣象矣蓋天高而地下君尊而臣卑理勢之當然也君之不可下於臣猶天之不可卑於地然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故陰陽和而萬物順上下交而萬民化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上

下一心君臣相得則治反之則亂合若符節信如應響故堯舜之於皋夔稷契成湯之於伊尹成康之於周召皆以聖明之君交聖明之臣而其致治之盛也勃焉三代下如齊桓之於管仲昭烈之於孔明符堅之於王猛太宗之於房杜王魏雖未及上古君臣之以聖交聖然亦各以賢明之資得賢明之臣為之輔同舟共濟言聽計從故其治亦得小康貞觀之風後世稱盛蓋上下志交則天下乂安

民受其福理不爽也至於亡國之君莫不由君尊而臣卑志驕而意滿臣之忠言不達於朝廷國之大寶棄之於草野小人日侍左右而專事阿諛以取容雖有上下之分實無君臣之誼豈得謂之交哉故二世之寵趙高桓靈之任趙忠張讓隋煬之用虞世基豈非交所不當交而遠所不當遠之禍乎故易之理無定而惟在於貞與君子交則謂之泰而吉與小人交則謂之否而凶書曰紂有臣億萬

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紂之所與朝夕共處者豈無股肱心膂之寄哉然不交正人而所交皆小人故殷以之亡武王之臣皆周召呂散諸人一德一心故膺天祿而保祚無疆夫人君莫不欲得賢才以自輔然而庶事未康至治不見者蓋所謂賢非賢而才非才也然則果無賢才之可用歟曰彼所謂賢者乃善已者也所謂才者乃能以巧術奉上者也方是時草野之賢才深藏不出而已

矣在位之賢才遜荒行遜而已矣間有碩果之存亦今日用之明日黜之而已矣又何能久於其朝哉誠能舉天下之賢才登之於朝而不疑誠以接之信以待之上下一心交修罔懈則天下有何不治而隆古有何不復哉雖然此特為為君者言之耳書曰臣哉隣哉隣哉臣哉古之大臣一日立乎其位一日盡乎其道陳善閉邪補袞職之所闕其用與舍惟君之命耳不謂君弗用而有懈惰之心夫如是然後上下相和得交泰之道而都兪吁咈之風日見於朝廷矣

君子以虛受人論

夫君子之進德修業也立身行己不可不誠應事接物不可不虛故易之中孚言立誠之學而咸卦則言受人之學中不可不誠又不可不虛程子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可謂得行已受人之要道矣大象之云豈有異乎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



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心普萬物故萬物之心即吾之心也情順萬事故萬事之情即吾之情也以萬物為心萬事為情尚有一己之私心一己之私情乎故天地之大無不覆幬聖人之德同其博厚高明皆以誠積於中而順物無沮也君子希聖希天必當以虛中為本如山之虛如澤之潤則物有感而必通事無隱之不達虛受之心即可以成中享之化矣夫以山之峻絕似可無借夫物之助矣而能受澤故益增其潤君子之謙牧善下方且自視未及培塿之卑也而能虛以受人之言則當日見其益矣彼小人者或予智自矜而恥過作非或狎侮善人而不受其言或外從而內拂之獨何心哉

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論

治國必始於齊家而齊家又在於修身身修則孚與威自然而合待之以誠而不使之怨臨之以莊而不使之狎則家道永昌以之治

國平天下將無所不可矣易家人上九之爻  
曰有孚威如終吉可謂得治家久遠之道矣  
蓋居卦終而有剛德得嚴威之道惟卦終故  
以象家道之成惟有剛德故能孚威以待下  
治家之道當慎於其始防之不可不密故初  
曰閑有家謂及其志未變而閑之也又當善  
乎其終待之不可不誠御之不可不嚴在上  
曰孚威信與威相濟則永得治家之道矣不  
但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必如此而後得吉也

凡家之中長幼尊卑皆當率是道以行孔子  
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  
之則怨夫惟以威御之則近而不至於不孫  
以誠待之則遠而不至於怨雖然所謂威者  
豈鞭撻箠楚之加而所謂孚者豈煦煦焉徒  
事姑息為哉自勝其私語言可愛行止可法  
而不蹈非禮則人自畏其威矣自勉以仁立  
愛惟親立敬惟長妻子好合兄弟既翕則人  
自感其誠矣此又反身之要而治家者所宜

先也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論

易之為道大矣以在天者言之體天地之撰括陰陽之精而統備乎五行萬物之理以在人者言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日用酬酢吉凶悔吝憂虞得失之事莫不具載而原始要終之道有操之一心而有餘者故易大傳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乃總易之道而提其要以示人也蓋人之立志行已欲自

踐於聖賢之域者其術固非一也然總而言之不外於戒懼一心何則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固善然為私欲所蔽則心放佚而莫知自省以至有過行而入於凶咎聖人欲其思也乃教以成始成終之道莫若以懼為本故繫泰之上六則曰城復于隍否之九五則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夫泰之為卦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之為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然吉凶頓異者泰之上六治極當亂之

時而志滿心驕不能戒懼故凶否之九五亂極當治之時而戒謹恐懼故吉此非懼以終始之大驗乎推之謙之六爻皆吉震之六爻無凶以能戒懼而得亨也豫上九之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謂不知懼則自吉而向凶也夬之九二曰惕號暮夜有戒勿恤謂能自懼則雖危而无咎也蓋易之要以貞為本懼則能守貞矣以孚為貴懼則能有孚矣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而終歸於懼以終始人能以此為法既懼之於其始以防微杜漸又戒之於其終以持盈守成則處事之要為學之法皆備於是矣

物不可以苟合論

天下之事未有可苟且以行者自小以及大自近以至遠莫不皆然故禮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天下之事不正之於始必不能成之於終若不由禮而以苟合則吾未見其可也蓋自上古結繩以降堯舜以文明治天下於

是煥焉稱治自茲以往聖帝明王為治莫不以禮為本然後漸之以仁摩之以義和之以樂而天下化成以之奉宗廟則有奉爵焚燎肅雍恭敬之儀以之接賓客則有宴享進退揖讓升降之等以之理民則有分田興學教齒教讓等威服用之文凡諸冠婚喪祭皆彬彬然有節有文而從無苟且以從事者秦漢以降無聖明之君能復古禮惟以一己之便宜而行一時之權變故有宋大儒皆以為苟道蓋凡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莫要於禮而易之所謂物不可以苟合者其義誠廣大而精深也且道心人心之分君子小人之辨皆在於是焉何則人之入於私而不能自振者皆由人心之動不能抑制遂爾因循苟且以至於不可救藥而天理滅矣至於君子正身修行不入於小人之域然小人或偽為善以誘君子君子不察而與之交終身為恥此尤不可不慎者也故予推其意以戒後之人

樂善堂全集卷之二  
當懲苟合之失而造次必由於禮庶幾永終  
而無弊也

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之二

論

嘉言罔攸伏論

人君表正萬邦富有四海萬幾庶政日陳於  
前誠有所不至明有所不周差之毫釐謬以  
千里古先哲王之明目達聰咨岳咨牧者亦  
期嘉言之罔攸伏而已蓋天下之智有不同  
而天下之理無一定故恃一人之智以為智  
不若兼千百人之智以為智人君雖明足以

照萬邦燭萬事然天下千百人之智又何能盡兼萬事之至蹟至動參錯不齊者又何能盡明所賴人臣陳善閉邪補衮職之所闕使嘉言謹論日聞於前然後明微燭隱政無不通而明無不照然人臣之能盡言者由人君有以啟之耳苟人君孜孜黽勉樂受盡言則人臣亦何惜而不言哉故大禹之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帝之答禹曰允若茲嘉言罔攸伏君難其位而好聽正言臣

難其位而思盡正言此野之所以無遺賢而萬邦咸寧也夫君如舜臣如禹而一時君臣之所共勉者惟在各艱其位而受盡言舜又不敢當以為惟帝時克則後世之欲圖治者舍是豈有二道哉三代以降推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為令主然文帝仁厚儉約有餘而一時無大儒骨鯁之臣宋仁宗有韓范富歐諸臣而不能盡其用惟唐太宗以英武明智之資得房杜王魏為之臣終日陳言繩愆糾

樂善堂李集定本 卷二  
謬太宗屈已從之貞觀之風遠過於文帝仁  
宗者職此之由由是觀之納諫聽言顧不亟  
哉桀紂幽厲始皇之亡也其時之嘉言無聞  
焉豈果無嘉言之臣哉龍逢有嘉言而桀殺  
之比干有嘉言而紂殺之厲王設監諂之巫  
始皇有妖言之禁夫舜禹君臣兢兢焉惟恐  
嘉言之伏而此數君者方遏之絕之又從而  
罪之欲其不亡豈可得乎尚論者所以遊心  
於都俞吁咈之世也

言世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論

人君以一身撫馭天下臣民之衆雖有聰明  
睿智之才而耳目所不及思慮所未周則或  
壅蔽不明必賴忠正之臣讜言之士明辨事  
理之是非以啓其聰而開其蔽然後正心以  
正朝廷而天下皆化於正雖其言之逆心亦  
求諸道而已矣今夫草茅巖穴布衣韋帶之  
士白首窮經服膺聖學將以興治教於天下  
效忠悃於吾君凡天下之事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雖履尾批鱗而不顧如是者固有猷有  
為有守之純臣也然不可常見也吾觀古來  
之臣欲言數事而進對之際十去其七八者  
多矣非天威咫尺難於盡言乎然猶不可多  
得也人君出一言而百諾承之行一事而爭  
先頌之諂諛之日進佞巧之日精其心惟在  
持富貴保寵榮於天下之治亂安危固不存  
於心也人君何賴焉故為人君者當納諫求  
言其言而逆於心者必察其衷情求諸正道  
而虛心以受之銳志以從之如是則嘉言正  
議日聞於耳而於天下之事理臣工之賢佞  
民情之疾苦風俗之厚薄明若秉燭易如指  
掌以之出治理民何難之有哉即以太甲一  
身論之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作書以告矣而  
王維庸罔念聞是逆於心而不求諸道也是  
以有永圖之戒既克終允德而復位則惟伊  
尹之言是聽是逆於心而求諸道也是以為  
守成之令主不求諸道則亂求諸道則治聽

樂善堂全集定本 卷二  
言者當知所鑒矣

夙夜基命宥密論

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積德累仁至於文武而新天命撫有四海然繼續其光明以承前業者則又成王之宏深靜密之德有以夙夜基天之命也蓋王者受天命以臨天下其所以潛通帝載儼然若臨者固無時而間也然不宏則體有虧不深則用易竭不靜則不能定性以立極不密則不能使冲漠之中萬象森

然畢具故宏深靜密則寬裕而有容粹精而不雜宏深者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陽之德也靜密者坤厚載物德合無彊陰之德也合是二德而夙夜無怠以承之非至德其孰能若是乎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者文王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者武王也夙夜基命宥密者成王也其畏天保命則一也是以文武以之得天下成王以之守成命延祚八百子孫永賴豈不宜哉

春王正月論

春秋為尊王之書始自隱公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者其意深矣蓋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欲王者奉若天時諸侯上遵王法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是故以春生之氣貫四時以王者之命正諸侯以正月之月統一歲王者所行必上本於天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以春居王之首諸侯不尊天王則無正故以王居正月之首政者正

也政莫先於正始故以正月為一歲之首所以教後之王者上承天以制法度下建極以制諸侯則政行而教舉矣至於體元調元之說既失之穿鑿胡氏行夏時之說雖以伊訓證之而夫子乃從周者况春秋所書春正月無冰春二月無冰若用夏正則無冰不足為異矣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之冬則不應尚有菽矣周之改月改時何待論哉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

績論

夫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春秋善救困晉師之為邲之役也為救鄭也救鄭而春秋不書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以罪晉者何也陳人弑君而晉不討春楚子圍鄭晉又不能速救以至鄭與楚平至夏六月而後使林父帥師救之斯緩矣故救鄭不書責緩也至於林父之罪則在不能制馭其屬畏失屬亡師之罪從韓厥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其師也而又鼓于中軍首為棄甲曳兵之舉故後誅先穀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所以著其失權惶惑敗眾亡師之罪也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

敗績

稱及以戰者志乎戰者也君傷則不言師敗績者君重於師也是故鄢陵之戰書晉侯及楚子戰主乎晉也書楚子敗而不言師君重

於師也鄭伯伯也序於楚子之下者凡戰先  
主兵者楚主兵而鄭從之也稱師以敗者君  
無傷則師為重也而抑楚子罪鄭伯幸晉勝  
之義一舉而脩矣蓋自齊桓沒後楚勢方張  
橫行列國憑陵諸夏若非晉文城濮之一勝  
則楚害有不可勝言者晉文沒而楚復盛自  
荀林父邲之敗楚之陵駕尤甚十三國盟蜀  
儼然主列國之盟晉之靈成景公屏息而不  
敢動至厲公乃能一敗之於鄢陵可謂幸矣  
不然者楚將倚鄭為援長驅中原周之宗祀  
其幾不為荆蠻所滅乎然文公自城濮之勝  
主臣一心用垂霸業厲公勝於鄢陵而遽自  
驕縱以殞其身以是知范文子之言可謂遠  
慮君子也

作三軍論

周自平王東遷政令不行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于是朝覲之禮廢尊王之典衰而會盟征  
伐一歸霸主順者安之逆者伐之王綱陵夷

而天下之事不可為矣魯自隱公至於襄公  
凡九世而襄公之世三家始專政所謂自諸  
侯出十世希不失者也三家之專政始於作  
三軍三軍者魯先公之受於天子者也魯頌  
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三軍為魯之舊明  
矣而云作者蓋魯已廢三軍為二軍至是忽  
以私家之乘補公室之伍而為三軍聖人謹  
書其作毀而季氏險戾無君之罪畢著矣蓋  
季氏專魯已數世至於宿而遂懷竊國之心

故乘襄公幼弱託於增兵備敵而作三軍三  
分魯地而十二分其民季氏得四叔氏得二  
孟氏得一而歸其五於公以事大國徵師承  
貢則季氏沛然有餘而公室用多二家力少  
其勢不得不毀又顯令於國中入季者無征  
入公室者倍征則二家之民屬公室者如陷  
坑阱急思自脫故一旦盡奪之公民咸順焉  
而公莫可如何也方作三軍時公年始十三  
故叔孫雖知其不可而不敢固爭至於毀之

則四分魯國之地與民季氏得二二子各一  
不獨君若贅疣而二子亦不得不屬服於季  
氏矣其毀中軍亦乘昭公初立叔孫身死家  
亂而急奪焉故余嘗謂宿之陰鷲狡譎乃萬  
世亂臣竊國之渠魁而三軍之作毀則田氏  
篡齊三卿分晉之前轍也故特發其義以補  
先儒所未備云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

### 寅大夫盟論

自平王東遷王室卑微諸侯放肆會盟征伐  
一歸伯主而政在諸侯矣及其末也大夫擅  
權政歸私室會盟約誓出自諸侯轉不能保  
其無寒出自大夫則可必其守信此溴梁之  
盟所以徧刺天下之大夫也孔子曰天下無  
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曰天下有道則  
政不在大夫凡所以傷周之衰陵夷至於諸  
侯專政又陵夷至於政歸大夫風愈下而俗

愈卑天下之事不可為矣故溴梁之會諸侯皆在大夫主盟聖人謹書之以為諸侯相盟已非正矣而又至於大夫專盟使君若贅疣焉則人心安有不亂世道安有不衰者乎自此之後晉移於六卿魯入於三家齊權屬崔高衛權歸孫甯皆溴梁之會有以啟之也故曰溴梁之會大夫不臣也

諸侯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論

春秋為本國諱臣子之於君父理當然也然

內屈外直則諱之外屈內直雖受辱不諱也曷為不諱人以無禮加之適足以見彼之無禮耳故黑壤之會公不與盟則諱之屈在公也平邱之會公不與盟則不諱屈在晉也同不與盟而一諱一不諱焉聖人之意可見矣蓋平邱之會德則不競矜兵甲之威以肆脅持之術非若黑壤之正也受邾莒之譖而不見公非若彼不相朝聘公實有罪也是則晉恃兵力貪財賄而以無禮加兄弟之國於魯



樂善堂全集定本 卷二  
何有焉且王臣無下盟之禮公不與盟正可  
以免盟王臣之罪耳况平邱之會晉之甲車  
四千乘徒欲示威於衆至自言雖以無道行  
之必可畏也而終不能禁煩言之嘖嘖方之  
桓文衣裳之會蓋亦末矣晉之君臣乃施施  
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志而齊人不盟  
鄭人爭承叔向皆以辯給章而勝之晉伯之  
不振自是而益甚矣

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之三

論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  
人論

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  
海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修孝悌忠信於一  
家之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然後化周天下而風俗醇美故書之稱  
堯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之美文王曰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聖帝明王之  
致治保邦惟推此心以及天下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舍是無他也孝經所謂愛親者  
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蓋孔子教  
治天下者以大孝也夫人君以天下養其親  
豈非大孝哉然非徒養之又必以得其歡心  
為貴而欲得親之歡心則在愛之敬之而已  
矣雖然徒愛其親而惡於人徒敬其親而慢  
於人未足為孝也必上而愛親問安視食欲  
其身之康強而無他也則推而以及在下之  
民皆欲其豐衣足食以享太平之業內而敬  
其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欲其親之歡心而  
無間也則推而以及在外之臣工皆敬之以  
禮而弗敢狎侮夫如是則可謂能推己以及  
人不惡於人而人亦不惡矣不慢於人而人  
亦不慢矣愛敬之道尚有大於斯者乎蓋愛  
敬者仁義之用也愛親敬親者推施之本也  
盡愛敬之道而由近以及遠所謂以不容已

之心行不容已之事得乎其本焉故也否則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  
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彼薄於所親而於人  
貌為愛敬則所謂傷禮敗倫之大又可謂之  
不惡於人不慢於人乎夫子推言其本而大  
其施是在君人者推此誠心以及於萬類焉  
斯已矣

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論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陽以生之陰以成  
之生仁也成義也陽以時出布施於上以主  
歲功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是以陽開陰  
闔春溫秋肅而萬物生生不息於乾覆坤載  
之中此天地之大用也聖人法天而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亦必仁義兼施德禮  
相維然後能致大順大化以成參天地贊化  
育之功故通書曰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以見聖人與天道無二也蓋古昔聖王制治  
保邦其養民也為之分田樹畜五畝之宅樹

之以桑使之饑饉有備邠寒有禦網呂佃漁以取山澤之利衣服宮室以安其體舟楫服牛乘馬以逸其身仁以育之者至矣又恐養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於是制庠序學校以教之使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有不率教者為鄉遂寄棘之法以糾之為嘉石園土之罰以懲之終不移而後附於刑其以義正之者又如此於時之民氓知識而順則者遍於作息耕鑿之倫被聲教而暨訖者屆乎東西朔南之遠是以黎民於變而教化大行不然者仁育而不義正則民即於惱淫義正而不仁育則民苦其嚴急二者本相資以為用也後世人君施一二善政於民曰此仁育也然其實惠於民何有焉甚者以刑殘民以罰困民曰此義正也則民反受其毒而生靈苦病矣故仁育義正君人者治世之大本位天地育萬物皆由是以達之耳

為萬世開太平論

夫天下和平萬世永賴者以聖教之昭大道之行可以垂之於天下後世也去聖久遠道喪文衰故民有相爭相怨之弊士有偷惰苟安之習無奮然而起以拯天下之溺開萬世之業者惟賴聖王盡已之性以盡人之性明明德以新民使天下禮明樂備雍雍然於光天化日之中為千載之規範然後謂之貽厥孫謀萬世永賴可也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仁義禮智咸備於我首萬物而最靈惟溺於私欲無明善復性之功故尊卑上下智愚賢否強弱眾寡不能秩然而受範然其本心之良未嘗盡泯聖賢者興因其固有之良而施其禮樂刑政之法聚之於庠序學校董之以孝友睦婣使民咸歸於善大道燦然於天壤雖有後聖者出不易斯道此張子所謂為萬世開太平也然其所以開太平者亦不過窮理克己修此身以治人而已是故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衍道統之傳有敬德勤民之功孔子孟子雖不得用於時亦修道明倫垂世立教其為天下後世計至深遠也彼管商申韓之學徒以刻薄詐偽之私陷溺天下後世之人心而已太平之開尚何望哉張子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目雖有四其理則一而已耳何則天地之心即所謂大哉乾元生物之心也人能體天地生物之心去私以行健仁心以愛民

斯亦開萬世之太平也為民立命即教養之謂也苟能養之有道教之有法禮樂刑政平中明允而可以為千載法斯亦開萬世之太平也繼往聖之絕學即道統之所由以傳也果能修身體道闡精一執中克己復禮之學以紹先聖之微言開後來之志士斯亦開萬世之太平也故曰其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有志於聖賢者當用直內方外之功知行並進使體立而用行德崇而業廣則所謂開萬世

之太平者當不為虛語矣

動亦定靜亦定論

天地之大德曰生終萬物始萬物而萬物莫  
不生長收藏之各得其時然其所以大生而  
廣生者亦曰易簡而已矣聖人體天以治其  
心以修其道以合於用而貫顯微然其所以  
聰明而時又者亦曰定性而已矣定性者豈  
不思一事不慮一物兀若槁木而已哉動亦  
定靜亦定乃其所以為定性也善乎易之咸

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貞者  
定也定則吉而悔亡矣憧憧往來者不定也  
不定則朋從爾思朋從爾思可知矣程子  
亦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  
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無心無情者非  
無心無情也無私心無溺情也惟無私心故  
心普萬物無溺情故情順萬事非動亦定靜  
亦定之謂乎君子之學廓然而大公靜之定  
也物來而順應動之定也靜定故主一無適

樂善堂全集卷之三  
虛明洞徹而內邪無自而生動定故順理而  
行措施咸當而用志不紛於外內外兼修本  
末俱備入聖之功豈外是哉

治天下在得人論

夫人君受天明命表正萬邦必當使天下熙  
皞治登上理澤被蒼生仁及庶物然一人之  
聰明有限堯舜之聖猶待皋夔稷契之輔以  
亮天工而熙庶績况未及乎堯舜而可不以  
用人為急于古之聖王自公卿大夫以至百

執事皆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故天下  
治而華夏安百姓樂業風俗淳厚惟其用得  
其人而已歷觀三代以下願治之君必求賢  
良之臣故漢高祖之興漢有張良蕭何故也  
光武之復漢有鄧禹馬援故也唐太宗之興  
唐有房杜王魏故也宋太祖之興宋有曹彬  
趙普故也即繼世之君使天下富厚治幾三  
代者如漢之文帝則有周勃申屠嘉宋之仁  
宗則有韓范富歐陽故當時太治後世頌聖



而人君亦享其安康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書曰惟后非賢不乂苟人君知用賢為貴  
上焉者待以師傅之禮隆其體貌推以誠心  
聽其謀猷專其職任俾有以行其道而盡其  
才雖中才之人亦待之以禮勗之以誠使之  
黽勉以任百執事之職則天下有何不治而  
政事有何不舉者乎若曰用賢非難而得賢  
為難則是自畫矣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  
天下景從雖珍禽異獸遠方難致之物外國

絕域之所生心苟欲致之亦可以致也况賢  
人君子未出寰中也其心亦未嘗絕世也而  
獨以為難不亦惑乎今夫為巨室必求工師  
雕璞玉必使玉人焉有治天下而不求賢才  
是何異夫却行而求前乎使人君好賢之心  
若渴聚天下之英才任以朝政信之無疑又  
使各以其所識舉之朝廷如是則天下之賢  
咸登用於朝大臣有皐夔之風牧民有龔黃  
之績庶司小吏各稱其職百僚師師中外相

維雖有一二小人苟容於朝亦如裴矩之佞  
於隋當太宗之時則化而為敢言者矣由此  
觀之人君一用賢而其效如此彼昏庸之君  
妬賢嫉能親小人而遠君子者其亦惑之甚  
矣孔子曰去諂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  
也蓋賢人君子正已不屈若人君聽讒君子  
將救禍之不暇又何能盡其謀猷乎近色則  
心昏貴貨則志鄙尚能用君子之言乎君子  
亦將飄然而遠去矣此又用人之最要而人  
君不可不知者也

### 傳說論

昔在高宗舊勞於外爰知小人之依舊學甘  
盤乃切求賢之意用能恭默思道帝賚良弼  
而嘉靖殷邦論者謂高宗素知傳說假以夢  
寐乃聖人之神道設教耳夫高宗苟知說可  
相矣以人君之力何難於擢用而為此詭詐  
之行哉誠以精誠通於神明純一不二與天  
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之以良弼亦如舜之

見堯於羹墻文王之卜得呂望孔子之夢周公此皆非機心巧術之所能為乃聖人至誠感通之妙道也說以版築之人一朝履相位左右殷宗首以從繩從諫進說用能啓沃王心納誨輔德迹其交勉之言皆經世綜物之要克副鹽梅舟楫之任君臣相得益彰豈不堪與帝廷之賡歌比隆哉或謂君奭之篇稱武丁甘盤而不及傳說者何也蓋成就君德則盤先於說綏民治世則說多於盤且周公推本高宗求賢之美而歸其功於甘盤耳至若招俊乂而列庶位暨海邦而仰皇風紹乃辟於先王對天子之休命則舍說孰克當其任哉

周平王東遷論

夫武王營洛邑使周公居之以監殷頑民非有意於遷也卜居九鼎以象天下之中以撫殷民而已其後平王遷居洛邑而周室遂微雖未即亡然終以不振矣故蘇子瞻曰周之

樂善堂全集卷三  
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信哉是言蓋王都者  
本也本搖而未安者未之有也今平王舍其  
本而求其末欲求其安其可得乎詩曰古公  
亶父來朝走馬說者謂古公遷岐而興周當  
是時太王一小侯耳迫於狄難不得已遷岐  
以立國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迫於河患  
非捐所有以與人也今夫有盜賊之患者必  
隆其墻焉防其戶焉斯盜無由而入矣未有  
一遇盜而棄其宅者也平王之東遷也一遇

盜而遂棄其宅者也棄其宅而求安此平王  
之所以謬也羿浞之亂也少康能興之厲王  
之中衰也宣王能興之是皆不棄其舊物而  
有所恃以為安者也東遷之後諸侯不朝政  
歸盟主雖有天子之名而無天子之權非平  
王之過其誰之過哉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  
東遷之謬者也

宋襄公論

夫修內者王修外者霸湯武行仁義而王天

樂善堂全集卷之三  
下齊桓假仁義而霸天下修內者本於心物  
來則應事畢則止修外者以一人之智力應  
天下之萬事故一日少懈而智力窮焉此齊  
桓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盛業熾而  
終不免於意滿心急身沒國危何則修外而  
不修內也若宋襄者內不修德外不修政至  
愚而可嗤至陋而可憫者也夫齊桓用管仲  
而信任之城邢救許存衛圖伯之日如是其  
勤也協比諸侯輯寧東夏垂二十年内外無

患然後問包茅之不貢而楚受盟定伯之功  
如其難也而宋襄欲以頃刻霸天下甫納  
孝公而謂霸統在已矣邾曹來會而謂諸侯  
歸已矣至於用鄆子執滕子圍曹邑其暴虐  
無道已甚矣而欲求諸侯於楚不求之已而  
求之人孟之會執之自楚薄之會釋之自楚  
辱亦甚矣為宋襄者當脩己睦隣養威植德  
以圖後舉而不自量力伐鄭致楚泓之戰猶  
狃於迂論以為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身傷

而死亦可憫矣夫襄公無所樹立而列於五  
霸之中諸儒多論其愚謬而不言其所以霸  
及其所以敗者余嘗考之左氏傳宋襄公之  
為世子也讓國於目夷目夷不肯既即位以  
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則知  
宋之所以治與其所以霸及其所以敗皆由  
目夷之用與不用也使目夷聽政而信任之  
則宋治用鄭子目夷常諫矣圍曹盟廉上伐  
鄭目夷皆諫矣而皆不聽於是前有被執之

辱後有身死之恥由是觀之用一賢而一國  
治失一賢而一國亂不惟國亂身且死焉豈  
不可鑒也哉桓公用管仲而霸文公用子犯  
而霸秦穆用百里奚而霸楚莊用孫叔敖而  
霸宋襄始用子魚而霸後不聽其言而死霸  
天下者猶當以用賢納諫為急則欲行王道  
而正身以正天下者豈可不以用賢納諫為  
急乎

晉悼公論

自晉文倡霸後之子孫世嗣其業然靈成景厲四公之時楚勢漸張晉霸不振靈公政墮柄今無抗霸業之志成公力弱事淺無霸諸侯之權景公心勞謀舛無馭天下之略厲公外疆中乾無服人心之道至於悼公乃能以幼冲振霸略其入國也施舍已責遠鰥寡振廢滯匡之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以定國本其圖霸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

旅不逼師以靖內而撫外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長慮却顧之思無逞志快意之舉是以無滅譚滅遂執曹衛之失而諸侯從之不令而來豈非霸業之盛方之桓文為已過哉然稱霸者獨許桓文為盛而不言晉悼者豈其蕭魚之後霸業遂衰大夫用事之故歟且不討孫林父甯殖之惡而盟之以定衛剽則桓文必不若是也豈非中行偃貽之患哉蓋其始之盛也以用知瑩其後之衰也以用

中行偃用知瑩則討宋魚石九合諸侯服鄭  
弱楚而悼公亦清明而無失政用中行偃則  
伐秦遷延不討衛賊悼公亦怠終而不振余  
故表而出之以明君天下者必自擇相始

### 宋伯姬論

春秋乃聖人經世立教之書忠臣孝子義士  
節婦之事未嘗不大書特書屢書而不一書  
所以獎人為善之意深矣故紀宋平姬屢見  
於經豈非以守節不渝貞義昭著足以為天

下婦人之軌範乎然紀叔姬之守義善終又  
未若宋伯姬之遇災而守節不渝之難也其  
處變不改其常遇災不失其志實足以為天  
下後世之標準也今夫安居無事之日自許  
其身為賢聖不以死生患難動其心者豈鮮  
也哉及事變之猝至橫禍之突加失其志易  
其心者多矣男子猶然况婦人乎而伯姬年  
至六十火災其宅必待傅姆之畢至其心以  
為越義求生不若守義而死遂逮於火魏乎



泰山不足以為高暴虎馮河不足以為勇若  
伯姬可謂大勇矣是以聖人筆之於經以戒  
後世之處變者此義若行天下豈復有亂臣  
賊子哉伯姬非特天下婦人之軌範亦天下  
男子之軌範也

不於世之軌範也今夫矣哉與事之日自精  
國變不知其常也與不夫其志貴足以勝天  
本末由也之區與而守唯不倫之轉也其  
不於人之轉也乎與也與也與也與也與也與也

